

五

倫

書

五倫書卷之四十五

澤源

澤源

宗澤為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取慶源。渡河遣數千騎寇磁州。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及金人入寇京師。受圍。澤勤王。以孤軍進。屢擊敗之。金人復

向開德合兵夾擊。又敗之。進至衛南。先驅云
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
敵益生兵至。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
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
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
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勢必復
來。乃募徙其軍。金人夜至空營。大驚。自是憚
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
擊。敗之。

韓世忠以浙西制置使守鎮江。金人入寇。世忠與兀朮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虜以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縷。則曳一舟沉之。虜不得度。兀朮於世忠上流傍冶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遂得絕江遁去。世忠收軍還鎮江。初世忠意敵至必登金山廟。謂諸將曰。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

者。虜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偏將將三百卒
伏廟中。又遣三百卒伏江澚。戒之曰。聞江中
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虜果有五騎趨龍
王廟。廟中之伏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
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
者。即兀术也。既而戰江中數十合。俘獲甚衆。
又獲兀术之壻龍虎大王及舟千餘艘。四年。
世忠復總兵駐揚州以禦兀术。時流星庚牌
沓至。世忠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

是諸軍大集。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
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虜兵趨
江口。距大儀鎮五里。其將撻孛也等擁鐵騎
過五陣之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旗
色與虜旗襍出。虜軍亂。弓刀無所施。而我師
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搃人胷。下搃馬足。
虜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
獻于行在。兀朮走還泗上。

岳飛建炎初補武經郎。從王彥渡河至新鄉。

時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
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兀朮趨建康。飛
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
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奔淮西。遂復建
康。既而兀朮與劉豫合兵圍廬州。飛張岳字
旗與精忠旗一戰而潰。解廬州圍。飛知豫結
粘罕而兀朮惡之。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
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
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

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豫同謀。誅兀术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謀歸。以書示兀术。兀术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軍莫能當。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大破之。兀

五倫書卷四十五
四
木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飛自是累戰皆捷。

吳玠轉忠州防禦使。以兵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固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後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陳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

石馬不能行。金人捨馬步戰。移若黃牛。會大風。電遁去。沒立方。攻箭筈嶺。玠復將兵擊敗之。於是兀朮會諸帥之兵十餘萬。造浮梁。踰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玠軍相距。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縱兵夜擊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亟髻大計切其鬚髯。

而遁

吳璘守蜀。置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
得起。次最強弓。次最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
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
強弓并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推馬為限。鐵鈎
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
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璘
曰。此古東伍令也。得車戰餘意。戰士心定。則
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金帥胡蓋遇。

遂用之。更休迭戰。金兵大敗。

劉錡克東京。副留守。金人入寇。已至東京。所部軍纔四萬人。兼程以進。抵順昌。錡召將佐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請還江南。錡曰。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遂鑿舟沉之。分命將佐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凡六日。金之游兵圍順昌。錡豫於城下設伏擒敵。遣千餘人掩擊之。殺虜頗衆。俄而金兵三萬薄城。錡用破敵弓及神臂強弩射之。發無不

中。敵稍却。以步兵要擊之。溺河死者甚衆。并破其鐵騎數千。敵退二里營。夜募壯士五百人所之。適遇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復募百人往隨。電燭處輒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不能測。終夕自戰。積尸盈野。兀木在汴。聞之。領兵不七日抵順昌。錡會諸將問策。或欲全軍而歸。錡曰。賊鋒已剉。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木又至。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

兩淮震驚江淞。則平生報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於是衆皆思奮。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妓。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二人如其諭。兀术大喜。治攻具。翌日錡登城。見兀术縛送二人來。縋而上之。械係文書一卷。錡懼惑衆。立焚之。兀术至城下。錡遣耿訓約戰。兀

木怒曰。劉錡敢敵我耶。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願獻浮橋五所。濟師。兀木曰。諾。明日錡果獻浮橋五所於潁河上。遣人毒上流及草中。敵渡軍以待。衆請先擊其部將。錡曰。兀木兵精。法當先擊。兀木一破。則餘無能為矣。時天暑。敵人馬飢疲。食水草者輒病。適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待未申間。則遣數人接戰。俄以數千人持銳斧。徑入其陣亂斫。士卒皆死。關兀木大敗。拔營北去。

魏勝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金兵屢攻海州。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竇立見。勝築重城圍山於內。寇至則先據之。敵不敢近。又嘗以已意。劾如意戰車數百。砲車數十。車上為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氈幙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其上置牀子弩。

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嚮掩擊。得捷。拔陣追嚴。少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為解脫計。以其制上于朝。詔諸路遵其式。皆造之。

虞允文。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兵獠百萬。自渦口渡淮。陳康伯贊高宗親征。葉義問

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亮率大軍臨采石。而以別兵爭瓜洲。朝命李顯忠代王權。允文至采石。而顯忠未至。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立召諸將。勉以忠義。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繡旗。中建黃屋。亮坐其上。時敵兵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

分甫畢。敵絕江而來。直薄宋軍。官軍海鱗船衝敵舟皆沉。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以敵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緹上流。別遣兵截揚林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復大戰。焚其舟三萬。乃遁去。既而亮以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典刑。新將李顯忠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薺瓜洲。允文領兵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牖。

儲水深數尺。塞瓜洲。時楊存中。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海鱗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命張深守滁河口。以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凡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亮憤。怒。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恐。遂殺亮。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召允文入對。

帝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

汪立信咸淳間。上言宜出內郡兵以實江淮。備外侮。筭今見兵可七十餘萬。其間老弱柔脆。僅二分耳。選兵可五十餘萬。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置守將十屯。為府。府置總督。其尤要害處。則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巡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

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忠良及有幹用大臣以
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其事。如此則可為
安邊禦敵之長策也。後元相伯顏入建康。或
以其策獻之。伯顏歎息曰。此策行。吾安得至
此。求其家厚恤之。曰。此宋之忠臣也。

元木華黎為將。以忠勇稱。從伐金。進圍撫州。金
兵四十萬陣野狐嶺北。木華黎曰。彼眾我寡。
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
大呼陷陣。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至滄河。

五倫書卷四十一
十一
殭屍百里。遂自燕南畧定河北。衛懷孟州入
濟南。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
萬襲濟南。木華黎以輕兵五百擊走之。遂會
大軍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示以死戰。木
華黎曰。此不可用長兵。當以短兵取勝。命騎
下馬引滿齊發。大敗之。殺溺死者甚衆。
張弘範以行軍總管從討李壇於濟南。父彖
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
致死。弘範營城西。壇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

弘範弘範曰。我管險地。壇乃示弱於我。必以
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
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
深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
軍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
死。降雨賊將柔聞之曰。真吾子也。

阿里海牙。世祖時為叅知政事。與元帥阿朮
劉整取襄陽。既破樊城外郭。宋將呂文煥復
閉內城拒守。阿里海牙以為襄陽之有樊城。

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會有西域人亦思馬獻新礮法。因以其人為礮同砲攻樊。既破樊。移其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震。城中洶洶。整欲立碎其城。阿里海牙猶不欲攻。乃身至城下。語文煥俾降。又折矢與之誓。文煥感而出降。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造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為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鎖。焚其

橋裏兵不能援遂拔樊城樊城破襄陽勢孤
援絕文煥遂降

伯顏拜中書左丞相與平章政事阿朮等伐
宋師次郢州謀知宋兵精銳盡聚郢江東西
兩城伯顏曰攻城下策也遂舍郢順流下至
陽羅堡堡甚堅伯顏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
能渡江攻之徒勞耳俾阿朮夜以鐵騎三千
直趨上流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雪方大作
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衆趨之宋將

程鵬飛來拒大戰鵬飛敗走伯顏得報大喜
令諸將急破陽羅堡宋軍大潰師次鄂州焚
其戰艦三千艘伯顏帥大軍與阿朮水陸東
下次丁家洲宋臣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
三萬命孫虎臣為前鋒夏貴以戰艦二千五
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伯顏時已命左
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兩岸樹砲聲震
百里宋軍陣動貴先遁似道倉皇失措遽鳴
金收軍軍潰阿朮挺身登舟突入敵陣伯顏

命步騎左右持之。追殺百五十里。溺死無算。似道走揚州。賁走廬州。虎臣走泰州。阿朮分兵圍揚州。又樹柵以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領騎二萬攻柵。阿朮渡河擊之。戰數合。衆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才軍不能支。已而宋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為一舫。聯以鐵鎖。以示必死。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舳艫連接，旌旗蔽江，可燒而走也。選善射者千人，載巨艦，分兩翼夾射。阿

宋倫壽卷四十五
十四
木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燒其蓬檣。烟焰
漲天。宋兵既碇舟欲走不能。爭赴水死。追至
圖嶠。音垂山獲黃白鷄船七百餘艘。自是宋人
不復能戰矣。

贍思丁拜雲南行省平章政事。率師往征蘿
葉甸。師次其城下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贍
思丁不可。遣使以理論之。蘿葉主越三日又
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贍思丁又不可。俄而
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贍思丁大怒。遽鳴金止。

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蘿槃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歛服

李黼守九江雖孤立辭氣奮厲時黃梅縣主簿也先帖木兒額出擊賊黼大喜向天漉酒與之誓言始脫口賊游兵已至境急檄諸鄉

落聚木石於險塞處遏賊歸路倉卒無號乃
墨士卒面統之出戰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陣
也先帖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
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橫屍蔽路黼還謂左右
曰賊不利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乃以長木
數千冒鐵錐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
謂之七星椿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
順流鼓譟而至舟遇椿不得動進退無措黼
率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筭

賊皆散走

余闕僉淮西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時南
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寇至屢却之乃集有
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選精
甲外扞而耕稼于中民得安集軍有餘力乃
浚隍增埤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
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
完固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
為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叅知政事

國朝俞通海為樞密院判以舟師畧太湖馬跡山。降張士誠將鈕津等遂往東洞庭山。士誠將呂珍率兵暴至。諸將倉卒欲退。通海曰。不可。彼衆我寡。退則情見。彼益集其衆。邀諸險以擊我。我何以當之。不如與之戰。於是身先士卒。矢石左右交。下通海不為動。徐令從者被己甲立戰船上督戰。珍不得利乃去。傳友德。吳元年為指揮。時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左丞李二侵徐州。兵駐陵子村。友德率兵

二千餘汎舟至呂梁伺其出掠。即舍舟登陸擊之。李二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奮槩刺韓乙墜馬。其兵敗去。友德度李二必益兵來鬪。趨還城。開門出兵陳城外。令士皆臥槍以待。有頃。李二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前鋒。李二衆大潰。多溺死。遂生擒李二及其將士二百七十餘人。馬五百餘匹。

徐達為大將軍統兵取偽吳。張士誠破降諸城柵。進營于姑蘇葑門。分遣別將軍于婁胥。

閻諸門又築長圍困之架木塔與城中浮屠
等築臺三成名曰敵樓下瞰城中設火筒其
上一發連中又設襄陽礮著物無不糜碎礮
風著人皆死時姑蘇城堅難碎破無錫莫天
祐與士誠為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
遣為偵邏卒獲茂送達達釋而勞之待以腹
心於是屢遣茂游水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
蠟丸書適報故陰得士誠天祐虛實知城中
困乏乃親督兵克葑門常遇春亦破閻門城

破。執士誠送京師。復進取中原。所至望風降附。師至元都。駐齊化門。元主與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北走。勒兵入城。籍軍民府庫及板圖重器。封宮殿門。禁戢士卒無敢侵暴。人民安業。市肆不移。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復與遇春克太原。初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復北平。因是率兵出鷹門關。將由保安州徑居庸關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

都督總六衛之師。是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
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
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
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
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
安州。聞之。果還軍。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
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
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
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內

應達於是遣兵夜襲其軍。擴廓帖木兒方然
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衆覺變。擾亂
擴廓帖木兒倉猝不知所出。亟納鞞。未及竟
跣一足踰帳後出乘驕馬。從十八騎遁去。迨
旦。豁鼻馬遣其子來報。達等勒兵進營于太
原城西。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
四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遇春以兵追
之。遂走甘肅。

馬雲為遼東都指揮使。洪武八年。納哈出入

寇雲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房暘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富等復繼兵出擊，納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

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
十里外。沿柞河遁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退。
先引兵移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里。
緣河疊冰為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泛隱然
如城。葺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穿於平地。伏兵
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
豎旗。雲於城中亦立一大旗。命定遼前衛指
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無人。
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

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
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
陷入穿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至
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
旺等復乘勝。逐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
哈出。僅以身免。

沐英。洪武十四年為右副將軍。征雲南。十二
月。師至曲靖。先是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
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理麻將精兵十餘

萬屯曲靖以備我師。英謂征南將軍傅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為所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銳扼水上。英於是別遣數千人從下流潛度。出其後。鳴金鼓樹旗。

懺達里麻見之。急撤衆以禦。衆亂。英乃拔劍督師濟江。達里麻却數里而陳。我師畢濟。既陳。友德麾兵進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搏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生禽達里麻。俘其衆萬計。遂平曲靖。封英西平侯。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受詔討百夷。思倫發時。思倫發悉舉其衆。踰三十萬。英謂衆曰。百夷乃敢如是。乃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與之對壘。先出輕騎三百挑。

之。百夷以萬人驅象逆戰。英督軍注矢連發。矢中象左右膝及脇。象仆地。其首長亦中矢。走。追射殺之。諸軍乘勝鼓譟而進。賊衆遂却。英復下令置火銃神機箭為三行列陣中。俟象近則前行俱發。不退則次行繼之。又不退則三行繼之。明旦英復令衆曰。今深入賊境。與之相持。戰則生。敗則死。吾輩受主上深恩。報德成功。正在今日。吾與若等約。退衄者必斬。於是將士皆奮勇欲戰。賊悉衆結陣以待。

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懸竹筒于兩旁。置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群象衝突而前。我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而奔。騎士乘勝直搗其巢穴。破之。縱火焚其寨。烟焰漲天。還復以兵追擊之。殺傷甚衆。賊兵大敗。俘萬餘人。思倫發遁去。英還師雲南。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迎勞之。

五倫書卷之四十五

五倫書卷之四十六

善

樂

列國。趙李牧為將。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
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
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
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
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

亦不亡失。然匈奴謂牧為怯。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使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數來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選車騎。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來入。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

漢邳都為人勇有氣。景帝時拜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李廣初為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元光元年。遣將兵屯北邊。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約文。

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廣之略。士卒亦樂從廣。而苦不識。

郭伋。光武時為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

張堪。拜漁陽太守。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視事八年。

匈奴不敢犯塞。

祭彤拜遼東太守。彤以匈奴鮮卑烏桓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乃招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皆款塞上。獻貂裘好馬。帝輒倍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效。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

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
烏桓並入朝貢夷狄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
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
彤在遼東日久衣無兼副明帝嘉其功又美
彤清約賞賜甚厚

廉范為雲中太守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
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
交縛兩炬三頭藝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
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

食晨往赴之。斬首數萬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虞詡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安帝永初四年。羌胡反。亂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

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詎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於是四府皆從。詡議。涼州卒得不棄。陳禪安帝時。北匈奴入遼東。拜禪遼東太守。匈奴憚其威強。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詣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而去。

种暉為涼州刺史。得百姓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暉為度遼將軍。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諸胡來服。邊兵晏然無警。及薨。并涼人咸為發哀。單于每入朝。望墓哭祭。

李膺。永壽中。解甲寇雲中。桓帝以膺為度遼將軍。先是虜數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

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時南匈奴左莫切六

韃臺者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
應之。與進屯長城。招誘東羌。東羌諸豪相率
與與和親。共擊真韃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
衆降。羌豪帥感與恩德。獻馬二十匹。先零酋
長又遺金鑲八枚。與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
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威
化大行。

裴潛為代郡太守。時烏丸王及其大人各稱
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曹操欲授潛

精兵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將兵多。必懼而拒境。少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皆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掠婦女器械。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為表裏者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郡三年。單于不復寇邊。

後周宇文測。太祖之族子也。性沉密。累官金紫。光祿大夫。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突厥即來。

寇掠測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
候知其動靜。後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
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疑有大軍
至。皆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
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
不敢復至。

唐李靖。太宗時突厥種部離畔。帝方圖進取。靖
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
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

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靖縱謀者離其腹
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帝曰李
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
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躒血虜庭。遂取定襄。古
未有葷。足澡吾渭水之恥矣。

李勣拜光祿大夫并州大都督長史。勣在州
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太宗曰。隋煬帝
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
李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

我

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每逼城下。元振始於南破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十斛。支廩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

張仁愿。中宗時為御史大夫。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帝從之。城成。虜不敢犯。

哥舒翰。玄宗時為隴右節度副大使。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

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高仙芝。玄宗開元末為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小勃律王為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羈屬吐蕃。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仙芝分軍三道俱入。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為柵。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婆勒川。會川漲不得渡。仙芝殺牲祭川。命士人齋三日。糒集水涯。士不甚信。既涉。旗不沾。韉不濡。兵已成列。仙芝喜曰。嚮吾

方涉賊擊我無遺類矣。今既濟而陣。天以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拔其城。遂引師行三日。過坦駒嶺。峻絕下四十里。行三日。越胡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王曰。不闕若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酋領皆吐蕃腹心。仙芝密令元慶曰。若酋領逃者。第出詔書呼之。賜以繒線。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仙芝招喻乃

出降。因平其國。急遣元慶斷娑夷橋。其暮吐蕃至。不克度。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妻而還。於是拂菻切菴稔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懾降。

附

馬燧代宗時為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
有通道。虜常所出入者。燧乃聚石種樹障之。
設二門為譙櫓。八日而畢。由是虜不能為暴。
大曆中遷河東節度留後。進節度使。太原承
鮑防之敗。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將吏募馬廨。

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戰數月。皆為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陣。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兵三萬。開廣場以習戰陣。教其進退。威震北方。

揚朝晟。德宗時為邠寧節度使。先是貞元九年。吐蕃犯邊。城鹽州。發卒護境。至是朝晟請城方渠。以遏吐蕃路。詔問須兵幾何。報曰。部

兵可辦。帝問前日城鹽州。興師七萬。今何易。
邪。對曰。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今薄戎而城。虜
料王師不十萬。勢難輕入。若發部兵。十日至
塞下。未三旬。城畢。積芻聚糧。留卒守之。寇至
不可拔。萊野翦夷。虜且走。此萬全計也。若大
發兵。閱月乃至。虜亦來來必戰。戰則不暇。城
矣。帝納其策。師次方渠。城畢。吐蕃悉衆至。度
不能害。乃引去。

李元諒貞元中。節度隴右。治良原。時良原隍

堞湮圯。芻皆平林薦草。虜入寇。常牧馬休徒
於此。元諒培高浚淵。身執勞苦。與士卒均。芟
除榛莽。闢美田數十里。勸士墾藝。歲入粟菽
數十萬斛。什具畢給。又築連弩臺。遠烽候。為
守備。虜至無所掠。戰又輒北。由是涇隴以安。
西戎憚之。

崔從。長慶初。繇尚書左丞領鄜坊節度。屬部
多神策屯軍。數亂法。驕橫。吏不能制。從一繩
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遺

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惠待之。羌不敢盜邊。李德裕文宗時為鄭滑節度使。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後。民失職無聊。德裕至。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伏瘡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利。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

星。驚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仗
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
榮經。倚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叩
岷關。徙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又秦蜀兵羸
疾老弱。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
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所募北兵已得千五
百人。與主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

張仲武。武宗時為雄武軍使。時回鶻為黠戛
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仲武遣其屬

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丞相李德裕入白帝曰。仲武求自效。可用。乃擢兵馬留後。尋拜檢校工部尚書蘭陵郡公。會回鶻特勒那頡啜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駝旗纛不可勝計。又嘗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回鶻酋長監奚契丹二部。因執其謀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留

不遣使失師期。人馬多病死。由是不敢犯三原塞。

畢誠為翰林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署。卿為朕行乎。誠唯唯。即拜刑部侍郎。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誠到軍。遣使懷諭。羌人皆順向。時戍兵常苦調餼。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美。俄徙

昭義。又遷河東。尤近胡。復脩把頭七十烽。謹斥候。虜不敢入。

五代唐趙德鈞為幽州節度使。初契丹強寇抄盧龍諸州。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及德鈞為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徵籓。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

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却之。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周張巖英。世宗顯德二年為德州刺史。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民困於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帝詔節度使王彥超。韓通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帝召巖英問以備邊之策。巖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

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帝皆從之。以葺英為沿邊都指揮使。葺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彥超等行視役者嘗為契丹所圍。葺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宋楊業善騎射。太平興國初。知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會契丹入鴈門。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陞而出。由小徑至鴈門北口南嚮背擊之。契丹大敗。由是契丹望見業旌旗即

引去。以功遷雲州觀察使。

張齊賢。雍熙初。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入寇薄城下。齊賢約美以并師來會戰。使回為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衆為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于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薪。距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火。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

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
塏。都陵砦。掩擊大敗之。斬獲甚衆。

李延渥知瀛州。景德初。契丹大舉擾邊。經胡
盧河。踰關南。抵城下。晝夜鼓譟。四面夾攻。旬
日。其勢益張。唯擊鼓伐木之聲相聞。驅夷人
負板秉燭。乘墉而上。延渥率州兵強壯。乘城
發礮石。巨木擊之。皆纍纍而墜。殺傷甚衆。契
丹主與其母鼓衆急攻。延渥多方拒守。益堅。
契丹遁去。死者三萬餘人。獲鎧甲兵矢數十

萬

曹瑋知鎮戎軍。李繼遷僱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間。以動諸羗。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繼遷畧西蕃還。瑋邀擊于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為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羗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

遂給以境內閑田。春秋耕斂。州為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知秦州。甬廝囉使其舅賞樣丹與廝敦謀內寇。瑋陰結廝敦。解寶帶與之。廝敦感激求自效。間謂瑋曰。吾父何所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為我取其首乎。廝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廝敦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廝敦為順州刺史。瑋為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

馬贖死如免法。瑋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陝西歲取邊人為弓箭手。瑋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種畝。為發州兵戍守。邊賴以實。所募皆為精兵。瑋募弓箭手使馳射。校強弱。勝者予田二頃。再更秋。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擇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墾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眾為

出錢市馬。開邊濠。率命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墜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虜。後皆為法。峭。斫。羅。聞瑋姓名。即以手加顙。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及至。多憚瑋不敢仰視。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圍碁。不應。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韓琦自鄆徙鎮定州。定州久用戎將。治兵無

法度不可使琦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暴橫。尤不可教者。捽首斬于金門外。士死敵則賻賞其家。溫其孤兒。使繼衣廩。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為可用。歲大歉。為法賑之。活飢人七百萬。鄰城旁路。皆取其法。視中山隱然為雄鎮。聲動虜中。

范仲淹。仁宗時為環慶路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初趙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

長六百餘人。約為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為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為漢用矣。

种世衡初至清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通貨贏其利。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輒與之。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清澗城遂成富強。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孫覽知太原。夏人據橫山。並河為塞。秦晉之

路皆塞。覽謀取葭蘆戍阻險。夏人聞之。濟師與覽相持。益久。覽不為動。忽一日。命具糗糧。嚴器械。已而賊果至。覽奮擊。大敗之。遂城葭蘆。

种諤神宗時知涇州。徙鄜延副總管。請舉兵伐夏。帝壯之。以為經畧安撫副使。諤即次境上。帝以諤先期輕出。使聽令於王中正。時敵屯兵夏州。諤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川。伏

兵發斷其首尾。大破之。降守將令介訛遇。捷聞。帝大喜。群臣稱賀。

張叔夜為蘭州錄事參軍。蘭本漢金城郡地。為極邊。恃河為固。每歲河水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計也。不求要地而守之。而使敵至河。則吾殆矣。訪得地有大都者。介五路間。羌人入寇。必先至此。點集後議所向。叔夜遂按其形勢。畫攻取之策。建為西安州而守之。自是蘭無羌患。

馬堅咸淳中知邕州邕地接六詔安南傍通
諸溪峒撫御少失宜往往召亂堅鎮撫諸蠻
及治關隘皆有條理大理不敢越善闡安南
不敢入永平諸峒皆上帳冊邊陲晏然

國朝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鎮遼東在軍常
謹斥候先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塢上
築城堡立煙墩瞭望倭寇一日瞭者言東南
海洋內王家山島夜舉火光江以寇聚其間
亟遣馬步軍赴塢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

十一艘泊馬雄島寇衆登岸徑奔望海塢江
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伺賊既圍堡舉砲
發伏馬步軍並進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
中官軍圍之自辰至酉生獲百三十人斬首
千餘級

五倫書卷之四十六

五倫書卷之四十七

挂道

善行

除寇

漢尹賞宣帝時為長安令。時長安中姦猾浸多。
間里少年群輩殺吏報仇。薄暮塵起。剽掠行
者。死傷橫道。賞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
里正雜舉長安中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
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

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分行收捕。皆劾以為群盜。內之獄中。數日皆相枕藉死。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屍。數月盜賊走散。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涿大姓東西高氏二家。賓客多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道路張弓矢。然後敢行。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罪。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

震恐道不拾遺

張敞宣帝時長安市偷盜者多帝以敞為京地尹敞問長安父老得偷盜首長數人因賞其罪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駭散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間閱出有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桴鼓稀鳴偷盜屏息帝深嘉之

及為膠東相。盜起。敞曰。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帝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翕然。國中遂平。

陳俊。建武中。太山盜起。與張步連兵。光武拜俊為太山守行大將軍。事張步。遣將擊俊。戰於嬴下。俊大破之。遂定太山。後徙琅瑯太守。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帝深嘉之。

耿純為東郡太守。盜賊清寧。後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光武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為軍吏耳。乃能治郡。見思若是乎。及東郡盜起。帝以純威信素著。遣與大兵會擊之。盜聞純至。九千餘人悉詣純降。復守東郡。吏民忻悅。

虞詡永初中。朝歌賊竈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安帝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吊之。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及到

官募求壯士得百餘人使入賊中誘令劫掠
伏兵以待之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能縫者傭
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
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張綱順帝漢安元年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
間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
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
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
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

至誠乃出拜謁。網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
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
信有罪矣。然汝等為之者亦非義也。今主上
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
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
也。嬰聞。注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
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今聞明府言。乃嬰等
更生之辰也。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
妻子面縛歸降。網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

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在郡一歲卒。張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行喪。送到槨為負土成墳而去。

陳球桓帝時桂陽賊群聚寇鈔州郡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到朞月間賊虜消散。州兵有叛者復誘賊攻零陵郡中惶恐。掾吏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乃悉集

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會救兵至。遂共破賊衆。帝賜錢五十萬。拜其子為郎。

度尚。延熹中。長沙零陵賊作亂。轉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州郡不能討。桓帝擢尚為荊州刺史。尚進擊大破之。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乃宣言卜陽潘

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當須諸郡
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
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
客。潛焚其營。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
勞之。因曰。上陽等財寶富足。諸卿但不併力
耳。所亡者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
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
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陽鴻等。州郡悉
平。

皇甫嵩靈帝時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其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勒兵雞鳴馳赴其陣。

至晡時大破之。又悉破其徒黨。竟斬梁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築京觀於城南。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

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擊賊帥趙弘斬之。賊餘帥韓忠據宛乞降。司馬張超請聽之。儁曰。今海內一同。唯黃巾造寇。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縱敵長寇。非良

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雋登土山觀之，顧謂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故以死戰也。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大破之。忠等皆降。

晉周訪為揚烈將軍，領軍屯潯陽，與甘卓、趙誘討華軼。其部將丁乾與軼所統太守馮逸交通，訪收乾斬之，逸來攻訪，訪率眾擊破之，逸

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潰。訪執軼斬之。江州遂平。

後魏賀拔岳為武衛將軍。時万俟醜奴作亂。關中騷動。岳率兵討之。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略其民以挑之。醜奴大將尉遲菩薩果率步騎三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餘與菩薩隔

水交言。往復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召還兵。密
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為一處。隨地形便
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
前進。先所置騎隨兵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
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處。岳便
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以輕騎追之。岳東行
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
進。前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回與賊戰。身先
士卒擊之。賊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

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禽菩薩乃度渭北降步卒萬餘

唐崔義玄永徽中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始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矧胤妄言碩真自天還化為男子能役使鬼物轉相熒惑自稱皇帝以矧胤為僕射破睦州攻歙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發兵拒之其

徒爭言碩真有神靈。犯其兵輒滅宗。司功參軍崔玄籍曰。此乃妖人。勢不持久。義玄乃署玄籍為先鋒。而自統衆繼之。至下淮戍。禽其謀者數十人。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有以盾障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邪。誰肯死。叱去之。由是衆皆奮力。斬首數百級。降其衆萬餘。賊遂平。

裴懷古。長安三年。為司封郎中。時始安獠歐陽倩擁衆數萬。攻陷州縣。朝廷欲得良吏以

鎮之。朱敬則稱懷古有文武才。武后以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為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嶺外悉定。

高宗文討劉闢，敗其衆于鹿頭關，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追禽

之。遂入成都。屯於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
檻關送京師。餘無所問。一境皆平。

劉潼為京兆少尹。時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
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宣宗怒甚。乃遣潼詣
果州招諭之。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
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
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
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

王式。懿宗時劇賊仇甫亂。明越宰相薦式為

觀察使往討之。帝問方略。對曰：「第假臣兵。寇不足平也。」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數百人。發龍陂監牧馬給之。集土團諸兒為向導。禽甫斬之。明越遂寧。

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僖宗時。王仙芝起為盜。黃巢應之。陷鄆沂濮。掠宋汴。南渡陷洪虔。饒信。寇宣州。入浙東。趨廣南。陷廣州。出潭州。

北渡向襄陽。復引而南。自采石渡江。陷申州。
入潁。宋徐兗之境。陷東都。引而西。入潼關。長
安。帝出奔。巢僭踰大齊。朝廷召克用討賊。遂
破賊於渭南。引軍屯沙苑。大戰于梁田陂。賊
敗。執俘數萬。僮背疾移三十里。復擊敗之于
渭橋。三戰。賊三北。入自光泰門。呼聲動天。賊
夜奔。追敗之于封丘。克用悉軍窮躡。晝夜奔
馳。誅殺殆盡。僅餘千人。走保泰山。未幾。賊黨
斬巢以降。

宋侯延廣太平興國初出護延州軍。兼緣邊巡檢。時有叛卒劉渥嘯聚。亡命寇耀州富平縣。延廣率兵數百自間道追之。會渥於富平西十五里。渥衆已千餘人。相持久之。延廣怒甚。挺身與渥鬪大樹下。斷渥右臂。渥脫走。乘勢大破其衆。渥創甚。止谷中。後數日為追兵所獲。關右遂平。

石普為西川行營先鋒。太宗時與韓守英馬知節討斬叛賊李順。遷西京作坊使。欽州刺

史西川都提舉捉賊使順餘黨復寇邛蜀偽
稱邛南王蜀民疑不自安多欲從盜者普因
馳入對面陳蜀亂由賦歛苛急農民失業宜
少蠲減之使自為生則不討而自平矣帝許
之普即日還蜀揭榜諭之民皆悅服盜賊止
息

楊允恭太宗時為廣連都巡檢使時寇賊有
葉氏者衆五百餘往來海上允恭集水軍造
輕舟襲斬之餘黨匿山谷允恭伐木開道殲

之賊每遇風濤多避止洲島間。允恭領眾涉海捕之。賊皆望風奔潰。時緣江多賊。命督江南水運。因捕寇黨。行及臨江軍。擇驍卒拏輕舟。俟下江賊所止。夜發軍城。三鼓遇賊百餘。悉梟其首。又趣通州境上躡海賊。賊係眾舟。張幕。允恭兵刃所向。多為幕所縈。允恭乃遣善泅者以繩連鐵鈎。散擲之。壞其幕。士卒爭進。賊赴水死者大半。禽數百人。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

查道知果州。時寇酋何彥忠集其徒二百餘止西充之大木槽。詔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誑誤耶？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牀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驛奏璽書褒諭狄青。仕至樞密使。仁宗時。廣源州蠻儂智高。

反命青為宣撫使擊之。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約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關矣。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青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賊據坡上。青急麾軍進。

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二千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馬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被靡。相枕藉死。賊大敗。智高焚城遁去。桑懌以右班殿直為永安巡檢。仁宗時京西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懌授以賊姓名。使捕之。懌曰。盜畏吾名。決潰去。宜先示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出。其下數請自效。不許。乃夜與數卒服盜服。迹盜所常行處。入民

家老小皆走。獨一媪留。為治飲食。如事群盜。憚歸。閉柵三日。復自携饌就媪。而以餘遺媪。媪以為真盜。乃稍就與語。因及群盜。媪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遁去。近知閉營不出。漸還矣。某在某處。某在某所。後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為我察盜之實的。居處切勿泄。後又三日往。媪為察之審矣。明旦部分軍士。悉禽獲之。

宗澤知開封府。河東巨寇王善擁眾七十萬。

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爾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

韓世忠為平寇左將軍。高宗入錢塘。詔世忠赴行在。適苗傅劉正彥反。世忠見張浚曰。今

日大事。世忠願與公身任之。舟師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傳等始懼。師次臨平。賊將苗翊馮柔吉負山阻河為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等舍舟力戰。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不被矢者皆斬。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傳正彥開湧金門以遁。走入甌閩。世忠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

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禽正彥及翊。送行在。傳亡走建陽。追禽之。皆伏誅。○方臘反。世忠討之。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度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建安范汝為反。以世忠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劔

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險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佯抵鳳凰山。頻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五日城破。汝為竄。身自焚。

岳飛為神武副軍都統制。紹興二年。賊曹成擁衆十萬。據道賀二州。命飛討之。飛將兵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者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命逸之。謀歸告。

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遠
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賊大潰。成走據
北藏嶺。置砦。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
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
州。其黨潰散。飛與諸將分道進兵。追成。成走。
時韓世忠為宣撫平閩寇。旋師豫章。招成降
之。○四年。命飛捕楊么。先遣使招諭之。么黨
黃佐來降。飛縱之入湖中。以招其黨。會召張
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

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
浚許之。飛遂以兵如鼎州。黃佐果招楊欽來
降。飛喜。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
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
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公負固不
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
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
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
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飛急擊

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以革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公投水。牛臯禽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

李芾為湖南安撫司幕官。時盜起永州。招之。歲餘不能下。芾與叅議官鄧垌提千三百人禽賊魁蔣時選父子以歸。餘黨遂平。又知德清縣。有妖人為亂。民蜂起附之。聞芾來討之。

衆立散。以浙東提刑知溫州。州瀕海多盜。芾至盜息。遂移浙西。群盜穴太湖中。芾跡得其出沒。按捕之。盜皆駭散。

元董文炳為山東路宣撫使。李璫反濟南。文炳會諸軍圍之。賊勢日蹙。文炳曰。窮寇可以計禽。乃抵城下呼璫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璫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繼城降。田璫之愛將既降。衆遂亂。禽璫以獻。完者都以材武從軍。授昭勇大將軍。遷管軍。

萬戶。時劇賊陳吊眼衆數萬劫掠汀漳諸路。命完者都往討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等處征蠻都元帥。率兵五千以往。時黃華亦聚黨三萬人擾建寧。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華驚懼納款。完者都以為副元帥。凡征蠻之事。一以問之。慮其姦詐。因大獵以耀武。適有一鵬翔空。完者都仰射之。應弦而落。遂大獵。所獲山積。華大悅服。乃聞于朝。請與之俱討賊。朝廷從之。制授華征蠻副元帥。與完者都同署。

華遂為前驅至賊所破其五寨追陳吊眼至
千壁嶺禽之斬首漳州市餘黨悉平

國朝陶安知饒州府時信州盜蕭明率兵圍城
安召父老告之曰國家乘天運除禍亂今逆
賊扇餘黨驅烏合之衆徒貽民害爾不足畏
也我糧實城堅素有其備但能固守不過數
日援兵至破賊必矣衆皆諾安與千戶宋炳
親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勇健為游兵晝夜巡
捍而請救兵於江西行省安登城諭賊曰爾

衆吾民也。反為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與總制。豈有今日。若破城。必不相害。安命射之。矢下如雨。賊不敢逼。越三日。江西行省遣千戶陳明來援。遂大敗之。明遁去。擒偽招討都海萬戶袁勝。斬之。饒州遂安。

祝挺知上海縣。錢鶴皋作亂。時其黨執之。欲脅至鶴皋。所挺曰。爾輩吾編氓。吾為爾邑長。安得以賊勢屈我。吾不畏死也。寇不敢迫。挺乃密遣人告諸巨姓里中長老曰。逆順禍福。

惟人自取。若等宜速思之。毋為不義以取滅
亡。聞者翕然而附。其民顧正福等渡挺至黃
浦。與主簿李從吉等會。建義旗。集民兵。民皆
嚙指血誓効順。遂率其衆復邑治。斬偽元帥
姚大章及金萬戶等于市。餘黨悉平。

五倫書卷之四十七